

人在旅途

老去的村庄,也有春天

楼淑君 文/摄



最近一次假期,回老家金华浦江,亲朋好友相聚吃个饭,再有闲暇,就去踏个青。于是去了先生战友的老家,一个叫做贾宝坞的小村庄。

贾宝坞,从前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新农村建村通车后,交通就便利了,从县城到山村也就半个小时。一路上,车子疾驰,远处的蓝天仿佛一直在延伸,公路两边的行道树唰唰飞过,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闪过,时有夹杂于树间的樱花在阳光下灿烂地开放。不由感慨,最美的春天,应该在田野里,在乡村里。

贾宝坞,只有几十户人家,贾姓人居多,先生战友就姓贾。他在村里祖居老房子的基础上建了三层楼洋房,退休后就居住村里,享受乡间生活,偶尔回上海居住。

开饭前,我们前村后山地去逛了一圈。村子很小,走几步就到了山脚。一位老年人热情地招呼我们,房子旁边是一溜大桶,主人说是用来焖高粱发酵用的,他每年要酿一些高粱酒,自己喝一点,亲朋好友与村民们买一点,其余的供应周边邻居村里的超市。

从窄窄的小弄堂里转回来,见到一间老厅堂。宽大的空间里,仅放着一张供香桌,孤零零的,哪怕在阳光明媚的中午,也显得有点冷清。

露天里,晒着切好的芥菜。老家常常会把吃不完的新鲜蔬菜切成细碎段,晒成干,用来焖煮五花肉。干菜吸满肉汁,干菜与五花肉两者相调和,成就了一道美味的家乡特色菜。每个离开家乡的浦江人,都会想念这道菜。家人也会晒点干菜塞进游子的行囊里,在异乡的灶火间满足游子的乡愁别绪。

村子很安静,他们都在家里吃饭吗?还是村里本来就没什么人?太阳下的两匾梅干菜,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主角,显得很夺目。

正在我纳闷的时候,一位老人从对面一幢洋房里走出来。她站在门口,朝我们笑笑,我们跟她搭了话。老人脸色有点黝黑,但神采奕奕,说话声音清晰且响亮。她笑着给我们介绍:这幢房子是小儿子的,小儿子一家全在

南通做生意。

在她邀请下,我们进了房子。客厅里摆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冰箱,饭桌上放着一碗饭、两个菜,一个荤菜一个蔬菜。厨房间又大又干净,卧室也很整洁。房子靠着山,一道高墙做隔离,墙外一片青翠的竹林,在风里摇曳生姿。

一战友相问:“老人家,您高寿啊?”

老人家笑哈哈答:“我今年87了。”真看不出啊。

“每天你自己做饭,没有人帮忙吗?”我问。

老人家道:“哪里用得着啊,以前才叫辛苦呢,田里活儿要干,还没有米下锅。跟以前相比,现在的生活简直是天堂呀。”笑容里洋溢着满足。农村老人总是爱干活,生命力也旺盛。

告别老人家,我们转过一条小弄堂,往村子深处走去。

看不到人,也看不到鸡鸣,唯有破壁残垣静静站立在中午的太阳底下。好安静啊,我再次感叹。

一簇油菜花,从废墟里钻了出来,亭亭玉立。石碎子里,长出一大片紫色小花,铺满小径两边。在这里,破旧与新生,共生同存,一点也没觉得违和。

那些自顾自老去并在时间里颓败的旧房子旁边,便是新落成的洋房。新房子鲜活明亮,老房子留有盖瓦与砌墙的技艺,新老房子这样肩并肩地立在一起,既有新生的活力,又有岁月的沉淀。

有一面旧房子墙,我很喜欢。乍一看,其造型颇有点像澳门的大三巴,只是小了好几个号。墙面有多种材料,灰色砖面、赭红色砖面、灰色木头、米色竹篾,它们自由组合成了不同的色块。

站在它面前,我安静地看了好一会儿,感觉它就像个艺术品,特别是前面那一片翠绿的野草,与之相呼应,浑然天成。

乡村,有它独特的美丽,也有它的生命力,需要我们耐心地去发现,安静地去感受。

正思虑间,听到了主人呼叫开饭的声音,恋恋不舍中,我离开了这一片破败但春意盎然的地方。

似水流年

站在泡桐树下

琉璃冠珠

徜徉于定海百里文廊白泉段的林间小道,山风裹挟草木花卉的气息,送来甜津津的幽香,一缕一缕的,好似薄雾轻轻缭绕,怎么也抹不开、散不去。于是,四下里找寻香气源头,拐个弯,只见迎面一棵参天大树伸开臂膀,正举着簇簇淡紫色的花朵。

这是一棵处于野蛮生长期的毛泡桐,笔直的树干、褐灰的肌肤、纵横交错的枝条,如此遒劲的体态已然抟扶成一股刮向天空的疾风。白居易《寒食江畔》诗云:“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邳明日是清明。”清明节气已过,文廊上的这树泡桐花依然明媚静好,无私地吐露丝丝芬芳,给过往游人的帽檐边沾染些甜甜的念想。

今天风和日丽,望晴空,万里无云。穿透泡桐枝丫的几束阳光,义务为花朵们打起了侧光灯。站在树下,端详距离最近的那朵花冠:它多像一口铜钟呵!花蕊像铜钟内竖挂着的铃铛;接近花心部位,密集的点点紫斑犹如建盏内壁夺目的油滴;覆盖在表面的纤细绒毛,仿佛是自然界赋予的粒粒纹饰。它们挤挤挨挨,相互之间又自由排列组合,构建成这样阵容强大的“编钟”花群,只需某时某刻飘落的春雨轻轻敲击几下,便能奏响叮叮当当的和谐乐章。

其实,泡桐树的基因里自带声乐属性。据传,远古伏羲氏斫木为琴,所用的

木材就是泡桐木;东汉文学家蔡邕从熊熊大火中,急急忙忙抢救出一段泡桐木,制成了“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关于制琴的记载古已有之,泡桐木因导音性能佳,也被称为“琴瑟之木”。泡桐树生长快速,“一年一根杆,三年能锯板”,使用泡桐木材制作而成的各种生产生活器具,在古代农耕文明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唐代高适《信安王幕府诗》云:“剪桐光宠锡,题剑美贞坚。”泡桐叶相较于其他叶片更为宽大,像剪纸一样能被随意裁成各种形状或意象,可以供人观赏把玩,增添乐趣。

记得2023年12月底,我与同事前往普陀区蚂蚁岛参观学习,在创业广场入口处邂逅一株笔直的泡桐幼苗。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来自河南、名叫“焦桐”的小树苗。遥想焦裕禄同志在河南兰考县工作的475天里,强忍病痛带头植树造林,1963年春天亲手栽下一棵泡桐树,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焦桐”。从北到南跨越千山万水,2023年4月“焦桐”的众多后代树苗中的其中一株,终于落户红色蚂蚁岛并且生根发芽。

“焦桐”以及“焦桐”后代树苗,象征焦裕禄精神代代传承、代代赓续。整整两年过去了,我想今日此时,蚂蚁岛上的“焦桐”也像眼前的这棵泡桐一样,挺立着伟岸的身躯,举着“编钟”似的花朵吧。

心灵隽语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

张洁琼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去做一切和春天有关的事。踏青、赏花、看海、露营、放风筝……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到海边坐一坐。晒太阳、发呆、聊一聊天。春天的海像孩童的眼眸,澄澈又明亮。你可以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想,就静静地坐着发呆。要是同伴,也可以聊上一会儿天。聊天的内容也像这肆意的春色一样漫无边际。也许就在谈天中约定了下个周末的出游计划。这样的春日约定,让工作日的烦闷被悄悄压缩,等待的幸福感被无限拉长。

要是想活动一下筋骨,不妨在海边放一放风筝。风筝随着春风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像极了放风筝人内心涌动的无限心事。放线收线之间,奔跑之中,那些忧愁烦闷似乎也随风而逝。没风的日子,你可以沿着海边骑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明媚的春色。风声过耳之时,皆是春天的呼喊。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读一读闲书。春天适合读闲书。特别是关于春天的诗句。春夜,窗外的春风吹过,心中的思绪也如春草一般疯长。此刻不妨打开台灯,倚靠在床头,读点唐人的春日诗。唐人的春日诗句往往是明媚轻盈的,如林中轻雾,似叶尖滴露。念诵上几句,齿颊留香,仿若喝上了春天的第一杯头采春茶。

这些关于春日的诗句也不失隽永。她的隽永在于能让你在诗句中去邂逅一个夹在书页里的蓬勃明亮的春天,去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春和景明。能让你在每一个亲身体验的春天里,一次次地

还原千年前那个被文字瞬间封存的春日。那种草木细微的萌动被诗人刹那那捕捉,那些关于春日的幽微感悟被纸墨永久铭刻。那些我们遗落的春日嗅觉记忆、听觉印象、视觉记录被唐人一次次地唤醒,激荡,并为之共鸣。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去野外漫无目的地晃荡,去接受独属春的馈赠。我们的餐桌丰盈又贫瘠。丰盈在于现代种菜技术已经能让我们一年四季吃到想吃的蔬菜。贫瘠在于种菜技术的纯熟模糊了四季的时令,我们不再走向野外去寻找大自然慷慨的馈赠。只有在春天,血脉中关于春菜的记忆似乎被春风唤醒。我们返璞归真再次成为自然的孩子,心向原野。

在田垄院后,在山径竹林,在岩间溪畔,我们找寻春色。春笋拱出黄泥,艾草、野葱、马兰头郁郁葱葱。野豌豆、荠菜各自开着或紫或白的小花。春笋炖个脆笃鲜,艾草做成青饼,马兰头拌香干,荠菜包饺子,荠菜花儿煮鸡蛋。而野葱几乎能搭配万物,野葱炒鸡蛋、野葱烤河鲫鱼……抬起头来,香椿、槐花、榆钱儿甚至紫藤花皆可成为春日餐桌上的一道色味俱佳的佳肴。

在春天,请“虚度”时光。且看一园牡丹春色、一畦油菜花黄、一片青苗芃芃。在春雨楼头,且看一场杏花春雨。在深夜窗前,且听雨打梨花。在清晨的睡意朦胧间,且听黄莺在树梢枝头的婉转娇啼。在春日骤雨后的午间,且听杜鹃在深树间鸣叫。春日迟迟,春景熙熙。在春天,做一切和春天有关的事,且让自己成为这无边春色的一部分吧。